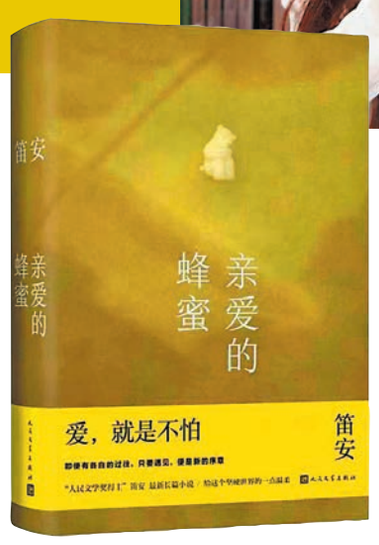
最新長篇小說《親愛的蜂蜜》出版

笛安：給這個堅硬世界一點溫柔

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笛安的最新長篇小說《親愛的蜂蜜》，小說以單親媽媽崔蓮一與熊漠北的愛情發展為線索，以熊漠北與崔蓮一的女兒成蜂蜜的互動為基調，探尋成年人的心靈與情感世界的維度。這本書是笛安創作中的標誌性作品，從衝突回歸到從容，亦是對笛安人生有轉折意義的一本書。小說中的孩子像一束光，照亮了成人更大、更豐富、更龐雜的世界。《親愛的蜂蜜》是一部以孩子為起點，使成人再次思索人生的心靈之書，是她給這個堅硬世界的一點溫柔。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笛安在介紹自己寫作《親愛的蜂蜜》的初衷。 出版社供圖



◆《親愛的蜂蜜》書封 出版社供圖

笛安，本名李笛安，1983年8月2日出生於山西太原，中國當代作家，畢業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2003年，首篇小說《姐姐的叢林》發表於文學雜誌《收穫》。2005年，因長篇處女作《告別天堂》而嶄露頭角。2008年10月，憑藉小說《圓寂》獲《小說選刊》首屆「中國小說雙年獎」。2009年3月，出版長篇小說《西決》，後獲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2014年11月，出版長篇小說《南方有令秧》，後獲第三屆人民文學新人獎長篇小說獎。2018年12月，出版都市長篇小說《景恒街》，獲2018年度人民文學獎長篇小說獎。

日前，笛安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張莉，作家石一楓，作家、編劇丁丁張與本書責任編輯趙萍一起通過直播與眾多讀者分享了《親愛的蜂蜜》這部書。

近十年寫得最順的小說

在新書分享會上，笛安表示，《親愛的蜂蜜》是她最近十年裏算是寫得最順的、寫得最快的一次，「從零到初稿不到3個月。中間過了一個年，後來2月份的時候花兩周做修改，又增加了兩萬字。」笛安說，這是一個非常愉快的寫作過程，「作者本人寫作時候的愉悅是可以通過文字去傳達的，我相信讀者能夠感受到哪本書作者寫得比較辛苦，哪本書比較愉悅。」

之所以給書中小孩起名「蜂蜜」，就是給人一種溫暖以化的感覺。「這個孩子每次的發問像給成人世界打了一束光、打開一扇門，這個光能照亮成人，本來一個成人的世界比孩子更大、更豐富、更龐雜，但是孩子的一束光過來之後一下子把你的心靈全部打開。」

以男性視角觀察母女關係

《親愛的蜂蜜》雖然取材來自於笛安的生養經驗，但她卻以男主角為第一視角進行講述。對此笛安的解釋是，母親跟女兒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之一，跟母親和兒子、父親和兒子都不一樣，這個勢必要牽扯到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它會完全變成另一種小說，「是一種我目前還不是很有興趣的小說。」同時，笛安也不想重複「龍城三部曲」裏面女性角色。於是，她用男主角熊漠北做第一人稱，「我需要一個視角代表觀眾、代表讀者，用一個外部視角去觀察這對母女，很多幽微和沉重的東西可以繞過去。」

《親愛的蜂蜜》被認為是笛安最為親近的小說，小說中男主角與小孩蜂蜜的相處，有很多是取材於笛安本人的經驗。「有了小孩以後有一個非常神奇的體驗。在小孩的成長過程中會有一些瞬間讓我想起我都不知道我還記得的事，自己小時候某些瞬間的感受，我經常想到我小時候某一個下午，好像發生過什麼，如果沒有這個小孩，我這輩子可能沒有機會激活這些回憶。」這也是為什麼笛安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很順的原因，寫着寫着，笛安發現，她寫的並不是一個大人跟孩子之間的友情，也不是寫男主角跟單親媽媽的愛情，「我想寫一個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人的前半生」。

作為八零後作家的旗手之一，笛安以描摹當代都市人群的生活見長，她的幾部長篇小說都在青年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丁張在分享中也談到：「作為獨生子女一代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很少能夠有機會與別人一起交流成長。但小說中通過成蜂蜜與熊漠北的互動，展現了很多溫柔，是我們這一代很自我成長起來的人，認識自我的一種很好的方式。《親愛的蜂蜜》通過一個家庭中受改革開放、下海分居這些重大時刻對一個小家庭的影響，描摹出八零一代人的成長小史。」

笛安一直以來都關注當代人的生活，在這部小說中，她還探討了當代人想愛卻不敢愛的問題。小說中的崔蓮一與熊漠北相互考量，進退持守時，他們要考慮的問題是過去的感情經驗造成對彼此的判斷，崔蓮一也必須面對養育的責任，而這種責任意味着愛情不再是她和他之間的唯一問題，還有孩子的問題。

帶給人溫柔想望

張莉談到，這部小說所描寫的當代生活讓人感受到溫暖，「有一種愛，甚至有一點希望。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很多人是愛不動了，不想愛了，懶得愛了，都是很躺平的，不相信愛。這個作品特別難得的地方是，它讓我們重拾愛的信心。男主角熊漠北也是結過兩次婚，這是第三次戀愛，崔蓮一有一次失敗的婚姻，所以某種意義上，這是兩個在愛的故事裏已經失敗的人，愛的失敗者重新面對愛的故事。」

《親愛的蜂蜜》可以被視作笛安全新的創作面向，這源於她成為母親後人生角色的變化。她將生活體驗投射於書寫之中。從處女作《姐姐的叢林》開始，笛安勇於拓展自己寫作的邊界，將筆觸深入各式題材。在「龍城三部曲」中，笛安追溯了一代人的成長，展現了一個家庭的愛恨糾纏。此後，《南方有令秧》探求歷史寫作的可能性，《景恒街》觸及都市生活的浮沉，透露出笛安探索未知領域的書寫慾望。

而在《親愛的蜂蜜》中，笛安斂起鋒芒，跌宕起伏的愛恨情仇不再，代之以日常生活的細碎瞬間。不斷豐富的閱歷與歷經滄桑的淡然，使笛安的書寫再次「成長」。她將與孩子相處的點滴感受滲透文本，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現了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為讀者呈現出了成人世界的理想願景，對勇敢、尊重、真誠、包容、同理心等價值的關懷。

笛安自嘲道，在年輕的時候寫東西喜歡整一些大詞兒，比如「生命的名字叫徒勞」，生怕別人不知道你很成熟。「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寫作時想急着證明我知道這個世界是很複雜的，你不要小看我。」而有了孩子之後的笛安卻有一天突然意識到，「我成了那個複雜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不需要證明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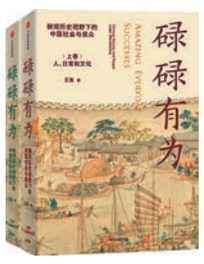
「以前總在想着我為什麼要活着，有什麼意義。但是有了孩子之後，人生再沒有意義也不能死。」這是笛安在書中寫到的一句話，也是母親這個身份帶給她的最大的一個改變，「你突然覺得以前困擾你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問題了，因為反正這個小孩長大之前你就得活着，而且你還得好好活着才能保護他，這是我自己都沒有想到這麼輕易就完成的一個改變。」

對笛安而言，以真切的文字復現自我的生命體驗，既是她從初入文壇至今的追求，亦是她今後的創作走向。當她步入日常，積聚平淡而動人的生活瞬間，並將隱於其中的真情悉數寫入小說，展現了無數與讀者共情的時刻。這是《親愛的蜂蜜》在這個物質主義至上的時代，帶給讀者的一抹溫柔想望。

書介

碌碌有為

作者：王笛
出版：中信出版集團



了解過去的中國社會，對我們今天的普通人來說，重要嗎？了解過去，我們才能更自在地活好當下。而通常，我們了解的歷史，多是王侯將相、知識精英、英雄豪傑，少了普通人的生活。本書則聚焦微歷史，以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方法，從一個個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而展現人口的變遷、衣食住行、農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會、風俗習慣、文人與教育、宗教信仰、法律與社會、宗族與家庭等等，讓大家看到更細節的中國。本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文化。下卷「家、群體和法律」，則講述家族、群體和法律。通過全景、中景，近景的細節展現，全書將歷史放在顯微鏡下，展現中國社會的煙火與溫度。

大人的謊言生活

作者：艾琳娜・斐蘭德
譯者：倪安宇
出版：大塊文化

《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艾琳娜・斐蘭德全新作品。喬凡娜十二歲，本來功課很好，本來非常聽話，但是她在偷聽父母對話時，竟聽見父親說她越來越像維多莉亞。她震驚不已——維多莉亞是父親的妹妹，是家族中的黑羊，是老相片中被塗掉的黑框。父親怎麼可以說她像她？於是她從乖孩子變成爆裂青春版的德米安，她不想接受此事，打算親自去見維多莉亞。然而見面之後她卻發現維多莉亞和她想像不同，父母也不總是光明磊落——她目睹母親與父親好友的桌下調情；父親和另一個女子的長年出軌。不說真話，好像才是真的長大。斐蘭德最擅長描寫青春少女，召喚成長的回憶，由單純走向複雜的單向旅途，是她最擅長的寫作風格。

簡訊

歷時二十五年「中華儒學第一藏」《儒藏》完璧出版

◆《儒藏》（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成都報道）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四川大學出版社聯合實施的大型儒學文獻總集《儒藏》，日前出版發行最後一批成果203冊。這意味着歷時25年後，累計656冊、合計5億餘字的「中華儒學第一藏」《儒藏》終成完璧，「千古儒學，萃茲一藏」的藍圖變成了現實。

把相關典籍收集在一起為「藏」，意為「寶藏」。數千年來，中華文化深受儒、釋、道三家浸潤，但釋、道兩家皆有《藏》，獨儒無《藏》。據《儒藏》總主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舒大剛教授考證，「儒藏」之說，首倡於明朝萬曆初年之孫羽侯，後經明季曹學佺、清代周永年諸人之重申和實踐，然終因種種原因而未果。

1997年，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啟動「儒學文獻調查整理和《儒藏》編纂」工程，2002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啟動《儒藏》出版工程，2005年，《儒藏》第一批成果50冊正式發布，引起學界極大關注。四川大學作為《儒藏》最早的倡導者和先行者，是《儒藏》工程出成果最早和最多的。

作為一部匯聚中國歷代儒學成果的大型儒學文獻叢書，《儒藏》全套分經、論、史三部，其中經部265冊、論部117冊、史部274冊。每部之下，再根據需要將文獻分為若干類目，收錄整理先秦至清末(或民國初期)儒學文獻5,000餘種，是孔孟以來2,500年間儒學各宗、各派、各類成果的集大成者，成為中華學術主幹內容的完整呈現。

在內地倡導實施儒藏文獻整理的單位中，四川大學《儒藏》具有起步早、進展快、方法新、格局大、出版多、成果豐等特點。其創新「三部二十四目」的編纂體例，採用「影印加點校」「敘錄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訂正了原刻本的錯誤，在圖書分類、經典導覽、學術敘事、內容點評等方面皆具有創新。

同時，為盡可能多地收錄儒學資料，《儒藏》採用「叢書」兼「類書」的辦法處理各類文獻。在收錄、整理、編類和對文獻進行標點、校勘外，《儒藏》還特別注意學術的辨章與文獻的述評，為入選各書撰寫簡明「內容提要」，對作者生平、著述源流、版本流傳、內容梗概等略作評介。

以訓詁學說「吃」解「食」

書評

◆文：李雅言

《餐桌上的訓詁》
作者：王寧
出版社：中華書局

吃，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元素。

踏進博物館，你見到的有青銅禮器，用來為神明和權貴吃；有陶炊器和其他煮食用具，用來為普通人吃；甚至有豬圈和灶頭模型等明器，用來為離世的人吃。有朋自遠方來，你立即想到的並不是帶他去哪兒逛，而是帶他去哪兒吃。手機上使用率極高的程式，共通點都是吃：餐廳搜尋器用來找吃，社交通訊媒體用來約吃，支付平台用來買吃。即使「勤有功、嬉無益」，不應滿腦子是吃，但好學讀書也要「咬文嚼字」吃吃吃。

關於吃的文字，誰都讀過一些。但關於吃的文字的文字呢？大家先玩一個遊戲：拿一張白紙，寫下你聯想到的跟吃有關的字詞。（食材？技巧？食品本身？通通都可！）之後，想想這些字詞的起源，看你能想出多少。

用心地想，大概可以猜出「雞」、「鵝」、「鴨」三字的發音皆摹仿了這三種家禽的叫聲。但簡簡單單的一個「食」字卻從何而來？為何喝酒也叫「吃酒」，而「請飲」則是請吃喜慶飯局？原來古代「飲食」為一體，周朝的「膳夫」（「食官之長」）既管吃也管喝，「飲食」到了後來飲料和酒的製造方法成熟之後才細分。至於「食」字呢，哈哈，原來「食」的甲骨文形象是一個「盛了食物的有蓋的簋」。簋所盛載的，只是煮熟了的穀物，並不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客家九大簋」中的豬肉雞肉鴨肉等。

要吃，先要烹。烹，本字亨；《周禮》中「亨人」需「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換而言之，火候不當不行，用水失衡也不行。烹什麼？烹飪，即烹熟食：「熟而不過」為「飪」。（「飪」原來源自我們廣東話常用的「腍」字！）烹飪除了需火候足、用水得宜之外，還要五味調和。五味者，甜酸苦辣鹹也。酸和辣來自酒（前者從「酉」，後者的古字從「鬯」），鹹和苦則來自鹽，甜（本字「甘」剛好夾在中間。（五味原來也跟五行與五方掛鈎：金木水火土，哪個屬哪個，大概不易猜，但東南西北中的「中」是哪一味，應該很明顯了。）

說說食材吧。羊肉也許膻味重（商湯時伊尹指「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但羊在古人心目中可不簡單。美善的字如祥、義、以及美和善都有「羊」在內，而「羨」則意即「見羊而流口水」！蟹為蟹，因為吃牠要肢解牠。蚌肉叫淡菜，原來跟南海取珠之蜑戶（即我們所稱的艇家）有關：蜑家人吃的蚌賤如菜，而「淡」、「蜑」古音近。更好玩的是蔥：「蔥」也叫「芵」，因其中空有孔，而不跟「窗」字同源（古時「窗」字指天窗），更跟「聰」字同源：聰明者，腦洞心竅通徹！

古人的食材處理技巧，不由得我們不嘆服。一直好奇《庖丁解牛》中的技術操作性：原來祖先一早便有完善的切肉技術了。且看：

豚解是將牲畜切割為七塊，左右前肢叫肱，左右後肢叫股，體中叫脊，脊的左右叫脅。肱二、股二、脊一、脅二，共是七塊。體解切割較細，共切割為二十一塊：

前肢肱骨：最上為肩，肩下為臂，臂下為臑。

後肢股骨：最上為肫，也叫膊；肫下為胳，或作骼；胳下為觳。

中體正中脊骨：前為正脊，中為脡脊，後為橫脊。

脊兩旁之肋骨稱脅：前為代脅，中為正脅，後為短脅。

肱骨六，股骨六，脊骨三，脅骨六，共二十一塊。

肆解成大塊後，再細割為小塊或薄片，然後再加水煮。

讀到此處，我立即幻想着一幅古今對照圖，看看匙柄、匙仁、吊龍和五花腱在哪。

若說吃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元素，則不能不提它與魯迅筆下「吃人的」禮教的關係。上面已提過《周禮》（考究不少飲食字詞的根據），現在則看看《論語》如何論飲食宜忌：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材要新鮮，煮食要用心，不時不食：都是我們在工業化社會常常提醒自己的話。但何為「唯酒無量，不及亂」？（這句在全書引用了多次。）飲酒需節制，不能亂性也。「醉」從「卒」，「終結」之意：醉可以是代表和悅的「醺」、意識尚存、思想尚清的「酣」、以及病酒的「酲」和「淫酗肆虐」的「酗」。我們可不可以飲醉酒？看你說的是哪一個「醉」了，萬萬不能把自己喝到卒。